人与自然 🖳

五月的留白

♣ 傅 敏

乡土的油画,在五月搁笔。金黄 的色彩浓浓地在笔下肆意流淌,漫过 河道,漫过田野,将村落孤突在泱泱之 中。高处鸟瞰,村落成为油画空出的 一片留白。

登上原野隆起的地方,以最佳的 角度瞭望、俯视时,大地倏忽间鲜亮辉 耀,色质饱满,光芒迸发。忽如绵衣在 身,华贵雍容。不,这是世俗的眼光。 大地所披戴的应该是金丝织就、无针 走剪痕、释放着万道光亮的一袭迦娑, 这样,他才适合迎风扬袖,来迎接五月

里的这一场盛事。 可不,大地有喜,麦子临产! 快嘴 的布谷已经四处张扬,唯恐天下不晓

父亲和村人,此时倒像了产房的 护士。他们从家到田野,从田野到家, 来来回回一趟一趟地奔走。

去冬麦播时还算顺利。麦子趁着 墒土露出针芒般的尖尖儿,尤其在没 有雾霾的晨晓,一垄垄芽冠上挂着的 露珠,在阳光下剔透晶莹,垂垂欲滴。 却在深冬三寒时节,无雨无雪,漫天风 卷,寒流此刻也趁机袭扰,将土壤里原 本还残存的些许水分、潮气渐次抽 干。大地坚挺地瞄视着季节惯用的把 戏,与季节比拼着耐性和定力。对于 还显稚嫩的麦苗,这一场劫难不可逃 避,如若不能守住初衷,倔强把持,极 有可能走不出这个季节……此刻,最 为担心的当数父亲和他的指望土地过 日子的村人们,他们隔三岔五地就要 到麦野上去走一走、站一站,甚至弯下 腰,用手刨一刨干燥的土壤。寄希望 行将泛黄的苗子们,把根扎得深些,再 深些,探寻到地层下的温湿处,安稳地 躲过这一劫数。

一片雪点燃了一棵苗的心灯,一场 雪便只为一地的枯萎困渴姗姗而来。 雪的绵柔,温润唯有泛黄的麦苗能充分 感知。这雪悄无声息,似乎一夜之中的 某一刻抖落倾下,天晓时已是周际皑 皑,布满视野。让守在地层下的麦根, 上接阳暖下接地气,顿时精神起来。父 亲和村人们早已按耐不住,他们冲出家 门,直奔田垄。画师景框里的他们:弯 腰弓背,锄禾松土;河道引水,滋润田 苗。置身原野,不时有拔节的声音此起 彼伏、节奏明快,缭绕在父亲和村人耳 际,这份特别的愉悦应该是大自然刻意 赋予他们的一份福利。

把他视为出色的画师,不一定准 确,但他委实施展着画师的匠技。他 以大地作板案,飞雪一层地冻天寒,涂 绿画红渲染春暖;生万千夏花任之绚 烂,染遍山红叶呈艳阳景观。在他笔 下,山河生动,天地变换无穷,如流沙 作画,画了涂去,扬沙再来。忙碌间就 触碰到了五月的麦田。金色冲淡了画 师的灵感,面对这一地的流黄自由放 任,他有些作难:你往回拢一拢,它向 外撑一撑,你若不收不拢,难保自己也 被浸染其中。画师索性停下来,搁笔 小憩,欲从黄澄澄的麦波中大浪淘金。

农人们以剃度的名义握镰推行,将 麦的胎毛剃得净光,赤裸裸的麦粒堆在 晒场,静候着入仓或远走他乡。我在父 亲和村人收工时赶到,只望见他们回走 的背影,认不出哪一个背影是父亲、哪 一个背影是村人?那一脊背的汗渍和 着细碎的麦糠,那一头布满麦尘、污渍 的毛发,那一条搭在肩头被汗水浸泡得 滴水的浊色毛巾,在斜阳里渐行渐远。 我不忍喊他,不忍喊他们,怕打断他们 对麦田麦粒亢奋的评论,远远地毫无回 避地呼吸着他们甩过来的咸咸的腥腥 的汗蒸味和被汗水麦香搅和在一块儿 的混杂味。画师和我一样,远远地看着 他们走进留白,填充留白。

灯下漫笔

田间最忙是麦收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转 眼又到了麦收季。

麦收不比秋收,玉米秆一砍,穗 从苞里一掰,晒干上棚,剥玉米那是 一冬的活。麦粒藏在穗儿里,针样的 芒护着,打才脱粒。芒种前后麦上 场,男女老少昼夜忙。割麦只是麦收 的过门,打麦才是重头戏,分很多工 序, 耢场、摊场、碾场、起场、扬场、看 场,场是主战场。直到颗粒归仓,才 算麦罢。整个过程就是"汗滴禾下 土""粒粒皆辛苦"的生动诠释。

这是过去式。现在不同,联合收 割机地里一开,地主一指地界,就一 边凉快着了,不用再遭那罪。"轰隆 隆"一阵,麦粒是麦粒,秸秆是秸秆, 过去持续十天半月的麦收,现在一天 结束。效率是高,但总觉得跟解数学 题一样,直接给出了答案,少了过程 步骤。我不禁怀想起了过去麦收时

老家在鲁山县西北山,山大沟 深,哪块地打粮食,农人们心里清 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 时",各家尽着好地清一色种成了小 麦,那是一家人的口粮。从秋分到芒 种,麦子在地里横跨了秋冬春夏,从 绿油油到黄澄澄,田野因了麦子而萌 动着生机,充满着希望。

小满前后,街上就起了集。割麦

镰、木锨、木杈、铁杈、木耙、木撮斗、 簸箕、草帽等是主打,全都是打麦要 用到的物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父亲把需要的物件添置后,三天 两头麦地转转,随时准备开打。

火伞高张,麦熟一晌,趁早上、前 半晌或月亮头割麦凉快些。天刚蒙蒙 亮,父亲就把我们兄弟仨吼起来,虽说 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添个蛤蟆四两 力"。一人把三四垄,"唰唰唰",你追 我赶。麦收时节,女娃也不得闲着,要 割就割,不割的话,就捡拾地里掉落的 麦穗或留在家里安排伙食。

割麦得上人多,打狼似的,才出 活。偌大的地块,若一个人割,割一 会儿,抬头望,麦垄还是好长,四下一 看还是一大块,容易泄气。这时候, 定了亲没过门的,男孩子撂下自家麦 田,往女方家跑得勤,不管以后成不 成,地里埋头苦干,先不把自己当外 人再说。女孩若也下地割,准丈人一 定也在,俏皮话不敢胡说,但女孩给 对象递条毛巾很正常,两人趁势抛个 媚眼,活越干越有劲。若你去割麦, 女孩连地都不下,后面就难说了。

割下的麦子,肩背、挑儿担、架子 车拉,最终是要运到场里。背麦最刺 挠脖子,一出汗,针扎似的。场提前耢 过了,干净净平展展。把麦子先垛起 来,问下牲口才能打场。趁日头毒,麦

子摊一场,杈上下翻,晒干晒透才好脱 粒。牛铃铛一响,就知道是信伯赶着 他的牛来了。我们赶紧割一篮子青草 铡了给牛端去。母亲也做好了捞面 条,等人和牛都吃罢就上工。

牛虽被人牵着鼻子,但不用扬鞭 自奋蹄。磙框后连着石板做的"耢 扇",绕着场一圈一圈地碾。把原本 蓬蓬松松、桀骜不驯的麦秆碾得老老 实实。胆大的孩子很乐意蹲"耢扇", 让牛拉着转圈圈,像坐车。场上不时 响起石磙和磙框的摩擦声,不悦耳但 有节律,"吱咛、吱咛"飘着。忠厚的 牛也有讨人厌的地方,想歇也不明 示,居然一撅尾巴拉起了粪便。挨骂 在所难免,但总归是利用清理的空 儿,出了口牛气。

把场摊满算一个场,种麦多的得 打三四个场。碾好后紧接着起场,父 亲用杈把麦秸先攉一边,碾过的麦秸 着麦糠,拢成堆,静等风起。麦糠是 麦壳、麦芒、碎麦秸的合称,后续绝不 会浪费,那是农家喂猪的上等饲料。 趁这个当儿,可以凉荫里凉快凉快。 "黄许昌"熰一支,老冰棍来一块,啤 酒开一瓶,或者井水舀半瓢一咕咚,

扬场是技术活,得看天气、风向, 风大风小都不行,风大卷走麦粒,小

一些人往往能够洞见事情的本质,厘清

事物的发展脉络,做事果敢有魄力,深受众人

的追随,他们身上的这种特殊的人格魅力就

被称作"感召力"。松下电器的创造人松下幸

之助就是极具感召力的人,被稻盛和夫尊称

育。他在实践中逐渐养成向人学习的习惯,

秉持精进做事的踏实态度,成为一名精益求

精的匠人;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他不讲谋略,靠

一颗素直心,提出自来水哲学、社会公器论

东方出版社近期出版了松下新书《感召

等经营理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经营哲学。

力:松下幸之助谈未来领导力》,此书汇集了

松下9岁当学徒,没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

《感召力:松下幸之助谈未来领导力》

了麦、糠无法分离。变天临雨前是最 佳时机,父亲抄起木锨,旋即在空中 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麦粒垂直落 下,麦糠随风飘落,母亲拿着长扫帚 将麦粒上留存的杂物掠去,一唱一 和,相得益彰。

麦粒晒两天,就干透了。其间我 们铺几张席睡场上看场,看月亮、数 星星、听蛙声、捉迷藏、掀石磙,疯 玩。晒干的麦子要装袋背回家,孩子 们的活就是撑袋口。遇到半袋子,小 男子汉定会上前一试,一上肩,牙咬

麦子全部打完后,几个壮劳力, 持木杈、戴草帽,有人打垛,有人撂麦 秸,不多时场上便立起了或圆或方的 麦秸垛。垛的立起,宣告了麦收的结 束。麦秸用处太大了。孩子们的任 务是下学后挎个篮子场上拽麦秸,做 饭时引火用,烙饼馍要文火,烧麦秸 最适合。除此之外,麦秸还是牛马一 冬的粮草,算是对牲口辛苦的犒劳。 麦收期间出汗勤,衣服就没干过,人 晒黑不说,连鼻涕都是黑的。

麦收这场硬仗真热真累真苦! 但看着麻袋满包,粮仓丰盈,所有辛 苦都化成了农人脸上踏实的笑。这 时候村子上袅袅升起的炊烟中,时常 飘散着馒头特有的香,这是麦收带来

松下关于学习方式、思维方式、干法和活法的

独到见解。在书中松下阐释了如何自修自

得,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人的本质,拥有充

满希望的活法,是一本帮助人们收获美好生

育年轻领袖的教育机构松下政经塾,至今仍

活跃在日本,并且培养出3位部长、3位市长、

30位国会议员和1位首相。可以说,松下不

仅是一个成功的产业人、经营者,更是一个有

忧国忧民、心怀国家和世界发展的社会人。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称其为"全球人民的启发

者",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科特称"就启发人

性的榜样来说,他更是无与伦比"。

此外,松下虽然已经去世,但他创建的培

活的心灵成长之书。

人到万难须放胆 事当两可要平心(书法) 刘迎春

短笛轻吹 🖟

芒种杨梅红

♣ 王秋珍

杨梅在芒种只有一种表情。

满山满坡,都是杨梅的笑声。这 里一丛,那里一簇,哈哈哈,哈哈哈哈, 笑声一串串的,滚动着,奔跑着。杨梅 的笑声是用色彩和规模传播的,却比 声音更富感染力。它跑过车前子的 身边,车前子舒展着宽大的叶子,挥手 致意;它跑进小男孩的眼睛,小男孩踮 起脚,巴巴地望着。

天空爱上了杨梅的纯真,把阳光 一个劲地塞给杨梅,塞满它的每一寸 肌肤,每一粒小突起。天地间一片暖 意,连微尘都亮如宝石,世界新鲜得仿 佛是刚刚沐浴了仙雾的杨梅。

藏身枝叶间的杨梅,宛如女子的 胴体,在天地之间,孕育着新的生命, 从青变红,从红变紫。它饱满的身体, 像一张拉满的弓,时时都在表达生命

风在我脸上蹭来蹭去,也在杨梅 的脸上蹭来蹭去。我在数杨梅,杨梅 也在数我。我和杨梅,就像一句话在

等待另一句话。 我真想对杨梅说一串情话。

外婆听到了我的心声,给杨梅寄 出了真挚的情书。她把杨梅请下枝 头,放在搁了盐的凉开水里,清洗过 后,把杨梅一颗颗放在篮子上,就像安 放美好的爱情。杨梅把身上的水珠 献给了微风;把微笑献给了外婆,以及 外婆的期冀。

外婆期待能有一罐甜甜的酒,给 家常的日子按一双翅膀。她把自己 烧制的白酒,倒入玻璃罐,把黄冰糖丢 进玻璃罐,把杨梅放进玻璃罐。盖子 覆上几层保鲜膜后,把玻璃罐塞了个 严严实实。

杨梅在玻璃罐里继续微笑。白 酒在它的笑声里,染上了甜蜜的气质 和温柔的风度。

三个月后,杨梅在一双双期盼的 目光里,请出了玻璃罐。和它一起出 来的,是紫红色的精灵。它剔透又澄 净,安宁又芬芳。外婆称它杨梅酒。

杨梅酒,入口甘甜,几杯就醉意 迷蒙。喝过杨梅酒,说出的话,也是带 着微笑的。笑着笑着,就睡着了。梦 里,是芒种杨梅红,是杨梅笑熏风。

芒种(国

中国人大约都喜欢喝茶。我在青 年时,常喝"茉莉花",因其香气馥郁,也 或许以那时的收入,只喝得起它。兰州 还有一种茶叫春尖,只知它是绿茶。兰 州人喝春尖喜用"三炮台",又称"盂 碗",和古人的喝法相似,带盖的碗子, 内装春尖、枸杞、冰糖、桂圆、菊花,滚水 浇入,只见嫩绿的茶叶缓缓展开,桂圆、 菊花微微悬浮,两颗大枣"画龙点睛", 红溜溜的枸杞忽上忽下。此时,茶气氤 氲,若人又坐于园中泉边,耳听鸟语啁 啾,眼看蝴蝶萦绕,那种感觉的确"怡然

绿茶中,上品应为西湖龙井。我多 年前曾去过杭州,是否品过正宗的龙 井,想不起了。倒是去年七八月间,从 兰州开车返回路过陇南,在文县碧口镇 的白水江自然保护区,上了一次茶山。 上山的路不窄但很崎岖,绕来绕去,绕 到马家山龙池坪。起初很诧异,不知这 个地方因何叫"龙池",下车后友人遥遥 一指,一片湖泊,顿然呈现,及至近前, 杨柳低垂,碧水微澜——若从空中俯 瞰,或如巨龙吐珠,"绿宝石"镶嵌于青

聊斋闲品 □

茶境便是人境

♣许锋

山绿水间。这样的地方产的茶,必是好 茶。我见到一位叫刘清成的茶农,他指 着他的一片茶林,说那就是"龙井"。我 走近仔细端详,又揪下一片叶子,使劲 搓了搓,的确有龙井的味道。他种茶, 炒茶,卖茶。他的茶,外形与西湖龙井 一致,只因成色不同,有的一斤上千元, 有的则两三百元。太贵的,我还是无福 消受,临走,买了两袋一般成色的,回来 一品,味道也还不错。

岭南也有茶。粤东以单丛闻名。 我去过潮州,我的学生王宏波在老家 做过很多生意,有得有失,最后选择了 "茶经"。在他的茶室,他一样一样介

绍,我一杯杯品,有的浓香,有的淡雅, 有的"煞口",有的回味无穷。还有各 种各样的名字,一茶,竟叫"鸭屎香", 我一愣,此名的确不雅。他却说,"鸭 屎香"是凤凰单丛茶中的上品,名虽 土,但"大俗即大雅"。

这茶,都是他自己炒的。 还有一个年轻人,叫程龙泉,是王 宏波的朋友,80后。他们家三代开茶 庄,名为"潮茗玉记"。祖父曾是一家茶 庄的账房先生,后跟随制茶师傅学习焙 茶、制茶技艺。父亲起初也参与茶庄生 意,后见维修汽车生意好做想转行,被 祖父"喝止"。到程龙泉这一代,更厌烦

整日与茶"耳鬓厮磨",只是,与当年父 亲一样,他的"小算盘"也没打成。

越香的茶,越考验炒茶人的耐性, 不要说一般的年轻人,就算我"四十不 憨",也怕熬不住。茶文化,是中国传统 文化,历史悠久。焙茶自然是一门技 艺,随便干干容易,精益求精,很难。 据他们俩介绍,炒茶,传统之法,以

竹筐竹筛盛茶,以优质木炭阴火烘焙。 烘焙之室,几乎全封闭,炭炉温度高达 40几摄氏度。要焙好一条凤凰单丛茶, 得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铁观音则需30 多个小时,中途不能睡觉不敢打盹,只 能偶尔出来透透气。

我问王宏波,何不用电代替木炭? 他说,用电优点是省时省工,但以这种 "阳火"方式烤茶,火力持续,太猛;且电 焙厨内存有死角,茶受热不均;此外,电 焙厨密闭,不透气,这样炒出的茶死气 沉沉,闷,不好喝。

我便想到,人生如杯中之茶,有起 有伏。起伏之间,或焦或躁,或静或恬, 或醇或淡,正如焙茶中,用的是哪种火。 茶境,便是人境。

可惜白小姐没有想到,衣服 过于贴身,穿上就跟没穿一样,身

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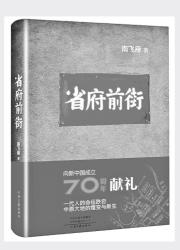
其实徵茹虽然鳏居,女人是 不缺的,不过毕竟还在战时,他 年纪确实也摆在那里,并不急于 找个女人娶进家来过日子。但 这位人选有些沉不住气,跟徵茹 往,跟他与其他女子交往并无太 接触几次,有了两回欢好,就以 大区别,不合则去,合亦不留。白 为婚事在即,有意无意便把消息 散了出去,弄得徵茹骑虎难下。 人选姓白,三十来岁,守寡在家, 姐回到荆紫关,立刻跟得胜还朝 有个儿子,是仲文的豫北老乡。 的女将相仿,气势汹汹,把一摞 抗战刚开始,白小姐的丈夫便死 银圆拍在桌上,白嫂往日气焰顿 于日军轰炸,无奈携子投靠兄 时被扑灭。等问清楚缘由,白嫂 嫂。白兄于河南大学训导处做 又惊又喜,倒比白小姐还要激 职员,一人工作养活全家近十 口,日子过得自然拮据,白小姐 因此也经常受白嫂欺负。开封 沦陷之后,白家跟着河南大学一 路西迁,先是镇平,又到嵩县,如 大,越滚越硬,真相被牢牢裹在 今住在荆紫关。白嫂一贯嫌弃 里头,谁都看不见。等消息传到 白小姐是累赘,没少给她张罗相 丹水镇,竟成了徵茹因独身日 亲,几年下来也见过几个,要么 是人家嫌弃她有婚史、有儿子, 要么是白小姐嫌弃人家无权无 白小姐聪慧过人的儿子;二人两 势,与其再嫁个男人吃苦,还不 情相悦,男非女不娶,女非男不 如赖在兄嫂家受欺负。所以徵 嫁,已然说好了年后就结婚。 茹在白小姐眼里,简直是件量身

材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都会被 人一览无遗。而徵茹与白小姐交 小姐跟徵茹在朱阳关春风一晚, 徵茹照例没让她空手离开。白小 动。正好白嫂有亲戚在省府某 机关做事,白嫂干脆利落,便把 喜讯讲给了亲戚。女人之间传 话,好比山顶滚下雪球,越滚越 久,所以看上了倾城倾国的白小 姐;又因膝下无子,所以看上了

定制的旗袍,跟长在她身上似的 到消息比奕雯晚了几天,一听这 去了白家,窥见一切照常,一家人 贴合,连喘气都得匀着呼吸。 事就急了,叫来仲文劈头盖脸一 欢天喜地等着年后的喜事。老石

顿骂。仲文也是瞠目结舌,无论 如何想不到白小姐竟会如此行 事。徵茹自觉颜面扫地,不愿回 去见奕雯,便打电话回家,想问 问静姝,打听奕雯有何动静。不 料家里一直无人接电话, 徵茹跟 老石合计,还是旁观者清,老石 提醒徵茹,以奕雯的性子,保不 齐是直奔荆紫关,去找"倾城倾 国"的白小姐和她那个"聪慧过 人"的儿子去了。徵茹愣了半 晌,这才想起给总行打电话,回 复说小姐一大早要了辆车出门, 也没人敢问是去哪里。徵茹七 窍生烟,让老石赶紧去趟荆紫 关,无论如何别闹出笑话来。

老石的话不假。奕雯听到传 闻,一开始自然是不信的。怎奈 传闻都能自我繁殖,自我完善,随 时增补合理性,其魅力就在于 此。眼见这传闻越来越真,奕雯 便拉上静姝,亲自开车离开丹水 镇。两人一大早出发,车熄火在 半道,拖延到晚上才进了荆紫 关。也幸好是车坏了,老石得以 徵茹在朱阳关处理公务,得 赶在前头,让司机先回,自己悄悄



心里也是好笑,便转身出来,就在 进镇路边候着,果然等到了奕雯 和静姝。次日一早,奕雯和静姝 装作河大的学生,暗中一睹了白 我看,还是和好吧。" 小姐和她宝贝儿子的风采,奕雯 当下气得暴跳如雷,若不是静姝 拉着,非冲上去动手不可。三人 上了车,老石开车往丹水去,一路 上奕雯不停发火,老石和静姝再 三苦劝。其实三人都知道,徵茹

会喜欢仲文一般。奕雯之所以发 火,是觉得徵茹糊涂,丢了他的面 子,也丢了她的面子。等到了丹 水镇,徵茹已经在家等着,父女见 面,都没什么好脸色,一开口便往 谈崩的方向去了。父女俩话不投 机,一顿饭也没吃完,徵茹带老石 回了朱阳关。奕雯也没闲着,待 见过的,跟那个杜襄理一样,也是 没头发的。"

说我交了个没头发的男朋友。"

人,还有她那个蠢儿子,我心里 心,真真是恶心到家了。 就不痛快——老沈让我这么不 痛快,我也得让他恶心恶心。"

徵茹的确是被恶心到了,而 火的迹象。直到豫西、鄂北会 笑着抿了一口酒。

绝不会娶白小姐,就像奕雯绝不 且恶心得够呛。那位裘记者徵 茹是认识的。民国三十一年河 南大旱,夏秋两季绝收,数百万 人饿死。重庆国民政府迫于各 界压力,拨下来一笔救济款,省 府交由省农商行平粜救灾。裘 记者不知从哪儿听到的消息,说 农商行并未将救济款全用在平 粜,而是挪用了不少购买黄金美 了一阵子,从床上一跃而起,在墙 元,投机以求牟利。裘记者便偷 角字纸篓里扒出来几封情书,翻 偷摸摸展开调查。这种事从来 意从镇上馆子里叫了几个菜, 翻拣拣,挑中了河南民报社的一 保不了密的,徵茹很快便知道 在家里庆祝一番。徵茹喝了几 位记者。静姝又好气又好笑,警了。查农商行,就是查徵茹;跟 杯,兴致一来,便给静姝讲新 告她道:"这位姓裘的记者我可是 农商行过不去,就是跟徵茹过不 闻,说美军轰炸了东京,一次便 去。徵茹仗着掌管全省机关公 职人员的薪俸支取,略施小计, "就是要他。"奕雯冷笑道, 断了河南民报社上下的工资,一 "你今天晚上就给老沈打电话, 时间全社皆怒。众编辑记者不 敢怒徵茹,都在怒裘记者。裘记 茹嘴里说是讲给静姝,可奕雯 静姝苦笑道:"你们父女这么折 者在社里人人喊打,灰头土脸了 腾,不更是让人嚼舌头吗?依 好一阵子。好在徵茹宽宏大量, 没跟他计较,不然裘记者卷铺盖 奕雯想了想,决然地摇头 滚蛋都有可能。如今奕雯把裘 道:"不行,我一想起那个蠢女 记者搬出来谈恋爱,徵茹这个恶

> 奕雯和徵茹你来我往,从春的喜酒了吧?"静姝一脸 节前闹到春节后,一直没有停 羞笑,徵茹皱眉,却也是

战骤起,整个省府搬迁到朱阳 关,已是民国三十四年阳历四 月初了。虽然住在一起, 徵茹 依旧不搭理奕雯,奕雯也不搭 理徵茹,父女俩全靠静姝从中 传话。那时老河口已经失守, 三大队撤往陕西安康五里机 场,丛海给静姝发来电报,告诉 她一切平安。静姝自然欣喜, 徵茹和奕雯也替她高兴,还特 炸死了十万人;美国总统罗斯 福去世,一个叫杜鲁门的继任 总统;苏军包围了柏林,纳粹首 都陷落也就在旦夕之间了。徵 也在座,脸上冷冷的,虽不理 他,都还是听得见的,心里自然 也快活,便忍不住对静姝道:"意 大利早投降了,德国也差不多 了,就剩下日本鬼子——等苏联 人回过头来打日本,我就能喝你